

午後曳航

賴金男

著者：三島由紀夫

譯者：黃也白

出版：領導出版社

出版時間：六十八年元月出版

電影和小說之評介

三島由紀夫的「午後曳航」中，最令人深思的問題應當是這六位早熟的少年，他們未滿十四歲，根據刑法「其行為不予處罰」，於是他們竟然在明知故犯之下，謀殺了書中主角——這位失去榮譽的海員！

這部電影，我是偶然機會去看的（買了黃牛票），坐在電影院中，從觀眾的反應中，我發覺許多有趣的問題，尤其是，在走出電影院時，有位年青朋友向他的同伴說：

「只有你們這些有水準的人才要堅持看這種電影。」

這部電影絕對是「有水準」的，而小說本身也是絕對「有水準」的，一般人不容易瞭解三島由紀夫的原意，也不容易瞭解電影所表現的問題。

根據英文的譯名，以及譯者的「序」可以知道，三島由紀夫的小說，主要的是把海象徵成榮譽，而男主角塚崎龍二的「存在」就是那批少年崇拜的實體和理想意象，有一天，這個

想像幻滅了，「存在」也就沒有意義，龍二眷戀陸地不再航海，等於叛亂了理想，失去了榮譽，而「存在」就失去了價值，那，就是死亡了。三島這種安排是够殘酷的，站在頹廢的「生存哲學」（即「存在主義」）的觀點，這是必然的下場，因為，人，既然生了，却是會死的，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劇和荒謬，所以三島的小說譯成歐洲語文時，受到的喜好，大過於日文的原著，也就是：因為三島是所謂「存在主義」思潮中的第一位東方人。

在電影所表現的，絕對不是什麼「寫實健康」的路線，我真奇怪，我們的電檢處為何可以「放行」？除了那場「床戲」被故意弄得「暗」一點外，幾個小孩子殺貓，把血淋淋的血拿在手裏的一幕，即使是在法國也會被列為「殘暴」的，未成年的青少年不准進場那一級的。

下面就分別敘述個人對該小說以及電影的幾個看法：

污染客廳的書

青少年的早熟和家庭環境有密切的關係，三島由紀夫在小說中，仔細的說明了，這羣孩子都是「好家

庭」的孩子（頁五二）。尤其是「頭兒」，「今年才十三歲，已經看遍了家裏所有的書。無書可看，使他窮納悶。」（頁五四）

在三島由紀夫筆下，這位十三歲的孩子，所說的話幾乎都是西方頹廢一派的「存在主義」的思想，譬如說什麼「……扼殺的行為可以填滿世界的空洞。唯獨如此，才有可掌握『存在』的實權。」（頁五六）「這個世界，已經貼上『不可能』的巨大封條。」後一句話，完全來自卡謬的「卡里古拉」的哲學。

現代兒童成長或社會化的過程中，可以接觸的資訊實在太多了，電視，廣播，報章雜誌，書籍，電視以及生活周遭，像洪水般的給與幼稚的心靈各種電擊，如何保護兒童不被這些資訊污染，實在也是我們所擔心的課題。

再如下文將提到的，春宮照片，黃色書刊，甚至「青少年法」（譯者譯為「六法全書」），給青少年少年接觸到，都會產生許多不良的反映，因此，我們必須注意到書籍「污染」的問題。

戀母情結

「別老是藉口要看船，三番兩次地到媽的房間來

，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。」（頁四）

這段描寫正是阿登發現小窟窿以前的心靈。父親在他八歲的時候就去世了，和母親相依爲命，到了十三歲，又和早熟的朋友混在一起，阿登也更自以爲是天才了呢！

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，在一般情況下，男孩子總是多多少少有點戀母情結的，而阿登在這種環境下，戀母的情結必然更強，他愛母親，他容不了任何一個人搶走母親，搶走母親的人自然是罪大惡極，於是在「頭兒」的煽動下，在母親和龍二決定結婚的前夕，也就是阻止龍二強佔母親的「最後機會」（頁一六六），因爲「戀母情緒」，所以男人就成了「醜惡的父親」（頁一六六），不然只是「喜愛小孩的好好先生」（頁六二）。

三島把父親形容成「陸地上最糟透的人……比那些一開始就是毫不足道的人還要糟透」（頁一六二）甚至，他借「頭兒」的口如此描述：「說到所謂的父親，咳！你們想想，當老子的，都是百無一用到令人作嘔。他本身就是一種危害，他背負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。」（頁一三六）「所謂父親，就像這個世

界裏的蒼蠅。」（頁一三七）

在「戀母情結」的心情下，只有母親是美的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這點在小說中表達得非常透澈；可是在電影中，因爲是英國人導演的，以歐洲人對佛洛伊德的認識，只要輕描淡寫的就表現出來了。

對不懂什麼是戀母情結的人，在小說中三島由紀夫是這樣描寫男孩子對父親的反抗的：「我那老子還不肯買氣槍給我。」「我家老子昨天又批了我一巴掌。」「我的老子，經常喝得大醉才回家，然後欺負我的母親。」「我那老子呀，亦知向神明祈禱。」（頁三六）

三島由紀夫的筆下似乎刻意攻訐父親，在中譯本中足足三頁，他所強調的，「世界上沒有所謂真正的父親，因爲，他們扮演的就是惡形惡狀的角色。」他甚至也和卡繆在「異鄉人」中所說，人，多少都希望自己的親人早一點死去，三島竟然用十三歲的「頭兒」口中說：「爸爸，您到底爲了什麼在活着？不如趁早消失反而有益呀。」

自小受到祖母溺愛的三島由紀夫，對父親的恨，透過「午後曳航」的「頭兒」口中赤裸裸的表達了出

來，這又何嘗不是他對祖母「戀情」的負移轉呢？本來不美滿的家庭，不適當的親情除了造成子女的病態成長之外，往往也促成了這類兒童的早熟。由於這種不正常的環境，兒童就會想去看「大人們不讓看的書」，這是兒童「正常」的反應！

小孩窺視大人

這是兒童的天生好奇心，三島由紀夫很技術的設計了一個牆壁上的小窟窿，由這個小窟窿窺視了母親的房間，從最初的恐懼、內疚、甚至罪惡感，到最後被發現，在電影中，是一個劇情的高潮；在電影院中，很容易引起一陣莫名的笑聲。

阿登窺視母親，是帶着一種靈感，甚至看見母親和那位水手「做愛」也是一副「神聖的姿影和奇蹟」（頁十一）。這個影像不能破壞，「如果……給破壞，我的世界就要瀕臨末日了。」（同序）

小孩窺視大人，在過去農業時代較簡陋的住宅裏，應當是司空見慣的事件，於是在心理學上產生了一個名詞「窺視狂」，在電影中阿登那黑圈圈的眼神，所代表的正是一種特性。（在本省，閩南人看到客家人總喜歡調侃說：「阿母唔多脚」，這不止是窺視父

母的性行為，甚至在旁看到，觸摸到父母的性行為，當然，到了住宅改善以後，這種情形就逐漸消失了。）

窺視，有時爲了故意製造神秘，或者也可以說，是產生自神秘；十三四歲，青春開始，最大的神秘，當然就是「性」的問題。三島由紀夫在小說中描寫得非常落骨，他透過那位早熟的「頭兒」，說：「我們的生殖器官，是爲了跟銀河系的宇宙結合而存在。身體的那一部份的體毛——植根於白色肌膚深層那幾支又軟又濃的體毛，是爲了強制行動的時候，撫觸含羞的星屑而長出來的……。」（頁五四）

由於早熟，對性的神秘更好奇，例如那位「頭兒」給他們看過不知從那裏摸來的好多玩意，譬如說，極盡變化之能事的做愛姿勢，以及各種……照片。（頁五三）

由於經常的窺視母親，阿登，這位十三四歲的黃毛孩子，不止看到了「女人神秘的領域」，也看到了朋友所說的值得同情的「閒房」（頁六），他竟然有了空虛感，他也自以爲是天才；於是，他覺悟到「生殖是一種虛構……社會也是一種虛構……。」（頁

七) 這些現象正說明了兒童窺視成人可能帶來的危險性。

除了實際的窺視，一如我們前面所說的，兒童「窺視」了成人的書籍，換句話說，看了他們不應當看的事物時，在幼小、純潔的心理總有許多不良反應的。這也就是為什麼，西歐國家的電影，甚至電視都要分等級的原因了。

寫作技術：日本詩的俳(疊)句

在小說中，三島由紀夫透露了他的寫作技巧，那就是日本詩中的俳句，(黃譯爲疊句，係從英文 *haikai* 而來，似有不妥，見頁七四)在漢文詩中就是上下對仗的意思，而在小說情節中就是隱義的對比。拍成電影後最成功的表現也就在殺貓、解剖，拿出心臟等血淋的過程(頁五四至六〇)，如果，把貓變成了那位龍二水手，我們就會感受無比的殘酷，但是小說中，三島由紀夫是這樣描寫的，「海上有一艘貨船，把黑煙拖得長長的，正從水平線逐漸遠去」(頁一七八)。「龍二還徘徊在夢想裏，他把不怎麼熱的紅茶(裏面放七粒安眠藥)，粗野地一飲而盡。喝下之後，他覺得味道很苦。誰都知道，『榮譽』的味道

總是苦的。」(頁一八〇)作爲小說的結束，讓人讀了產生無限的悔、憾。但是小說中，合邏輯地誇大了一點，那位水手是一口一口的喝，最後暈倒，這批孩子一擁而上，紛紛拿出繩索，刀子，錐子……。

而這種意像，三島在小說中，第一部「夏」的最後一句話，是這樣寫的：

「船，噴吐白煙，筆直地朝着海洋前進。龍二的身影，不復可見。」

本來這是阿登和母親替龍二送行，最後看到的鏡頭，和第一部「冬」最後的一幕是重複的，也就是和第七四頁的「男人赴大義，女人留下來。」一樣的簡單。可是電影是一氣呵成的，船兩度的開，一次是載走了龍二的人，一次是却載着觀眾的不安和情緒的昇華。於是，海洋和陸地，男人和女人，父親和母親，大人和小孩，榮譽和醜惡，生和死，便在三島的筆下、電影中很清楚的可以讓人體會到強烈而使人戰慄的對比。這應當是三島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技巧之一。

結語：心理學與文藝創作

法國文學史總強調，佛洛伊德是二十世紀影響文學最深的偉人之一，他的心理學理論，主要的就是潛

意識學說使人類對心理的探索多了一個「空間」。因此，從兩次世界大戰中間起，歐洲的文藝創作和潛意識就發生不解之緣；而潛意識中，佛洛伊德又強調了性本能的問題，於是，「性」就氾濫於所有的文藝創作之中。

我們暫且不批判佛洛伊德理論的正確性（譬如法國有一派心理學正在修訂佛洛伊德的理論），但是，我們要欣賞、研究最近半個世紀來的歐美文藝，如果沒有心理學的基本知識，是永遠無法深入，甚至進入的。

根據我的瞭解，西歐各國的學校教育中，高中階段已經有了心理學課程，換句話說，心理學是國民基本知識的一種，他們的文藝創作、欣賞、批評，多多少少會以心理學為依據的；反過來，我們看國內的學校課程，只有過去的師範學校、師範大學以及少數的心理學系才修習心理學，我們無法看懂三島由紀夫的小說，也不一定看懂電影「午後曳航」，似乎也沒有什麼值得臉紅的事。

再版！

66年度文藝獎章新聞文學獎 現代學人叢記

45元

這是胡有瑞女士為「書評書目」所寫的一系列學人作家訪問記，胡女士所賴以得獎的採訪文筆，在本書中表露無遺。

長江後浪推前浪

一代新人換舊人

要了解新起的一代如何起來
新起的一代要知道如何起來

請來讀新起的一代的殷允凡女士的

新起的一代

45元

書評書目社

電話：三五六一六六〇八
郵撥：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